



第六才子书

西厢记

王实甫著 金圣叹批注

第七才子书

琵琶记

高明著 毛纶批注

邓加荣 赵云龙 辑校

你且潜身曲檻邊
他个看玉湖山下



綫裝書局

第六才子书
西厢记

王实甫 著

金圣叹 批注

第七才子书
琵琶记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著

毛纶 批注

邓加荣 赵云龙 辑校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六才子书：西厢记 / (元) 王实甫著；(清) 金圣叹批注. 第七才子书：琵琶记 / (元) 高明著；(清) 毛纶批注. —北京：线装书局，2007.9

(十大才子书)

ISBN 978-7-80106-709-8

I. ①第…②第… II. ①王…②金…③高…④毛… III. ①杂剧—剧本—中国—元代②南戏—剧本—中国—元代
IV. I237.1 I23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8339 号

第六才子书：西厢记

第七才子书：琵琶记

作 者：王实甫 高 明

批 注：金圣叹 毛 纶

辑 校：邓加荣 赵云龙

责任编辑：冀 宁 孙嘉镇

责任校对：赵 鹰

装帧设计：于 黎 卫 宁

出版发行：线装书局

地址：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话：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址：www.xzhbc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市双桥印刷厂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：233

字 数：3200 千字

版 次：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2000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106-709-8

定 价：428.00 元 (全八册)

《编者的话》 之四

——金圣叹所批《西厢记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最

邓加荣 赵云龙

(一)

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人的金圣叹，如果将其所批注的《水浒》比作一颗明珠、一块闪光的金子的话；那么，他所批评的《西厢记》便当是一块白金，一颗钻石，一颗珠光荧荧、硕大无朋的钻石，堪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为杰出的一部著作。

金圣叹批评《水浒》之时，尚在初近中年之时，虽然依靠其天纵之聪和“读书种子”的痴迷，能够窥探出常人之所不能见，指点出常人识不透、道不出的文章之法，整理批评出盛传三百余年无有能够出其右者的《水浒传》来，以至胡适先生连连赞不绝口地说：“这是何等的眼光！何等的胆气！”但就金圣叹本人来说，他批评《西厢记》时已经进入老年，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，不仅对于文章三昧的揣摩得更深更透；而且二十年的生活阅历，二十年的岁月沧桑，使他对于人情世故的感受，对于文章品位的感悟，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，都更为老到醇厚，炉火纯青，正所谓“十年格物，一朝物格”，也正如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所说：“在这方面，可以把绝对观念比作老人。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，小孩也能说，可是对于老人来说，那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的全部生活的意义。小孩也懂宗教的内容，可是对小孩来说，那种宗教内容的意义只是这样一种东西，即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还在它之外。”（见其《逻辑学》一书）

金圣叹批评《西厢记》时，真可谓是字斟句酌，毛辨发析，对于



原著的妙处，无一字不求其活力之根源；无一句不求其命意之所在。正如清代大戏剧家李渔在其《闲情偶寄》中所说：“圣叹之评《西厢》，可谓晰毛辨发，穷幽极微，无复有遗意于其间矣。”我们且看他评《酬韵》一折中“夜深香霭散空庭，帘幕东风静”一语时，是作如何的批评的，便知道他所下之功夫的独到。他做如下的剖析说：“凡作文，必须一篇之中并无一句一字是杂凑入来，即如此‘帘幕东风静’之五字，是言是夜无风，便留得香烟，与下人气作氤氲。所谓有时写风是风，有时写风是无风，真正不是杂凑一句入来也。”看他评《赖简》一折中“良夜又迢迢，闲庭又寂静，花枝又低亚”几句时，是怎么说的：“‘良夜’云云是三句（他在三句下面皆批注曰：‘实是妙句’）；是一句；是无数句。若解作‘迢迢’是迢迢，‘寂静’是寂静，‘低亚’是低亚，则是三句；若解作迢迢之夜何其寂静，寂静之庭何其低亚，低亚之影何其迢迢，则是一句；若解作尽人寂静以受用其迢迢，尽人迢迢而暗藏于寂静，尽人迢迢、寂静以颠之倒之于低亚之中，则是无数句。普天下锦绣才子必皆能想到其中事也。”

而今我谓，曹雪芹当年所看的《西厢记》（即茗烟见宝玉百无聊赖，为着讨好主子便到书坊中把那古今小说与传奇角本，买了许多拿来孝敬给宝玉的），必定是金圣叹所批注的《西厢记》，而决非其他别的本子。你为何这样地肯定呢？我说，你只要看看金圣叹在《闹斋》一折中“我是个多愁多病身，怎当你倾国倾城貌”一语下边，是如何批注的，就知道了。他批道：“不是张生放刁，须知实有如此神理！”当宝玉将书于花荫之下送给黛玉看，黛玉“接书来瞧，从头看去，越看越爱，不顾饭时，已看了好几出了。但觉语句警人，余香满口，一面看了，只管出神”，此时花娇人媚，且宝、黛二人都双双出神入化，此情此景之下，宝玉怎能不顺口说出：“我就是个‘多愁多病的身’，你就是那‘倾国倾城的貌’。”此言之顺口而出，决“不是宝玉放刁，须知实有如此神理”，实有如此之内心喷发，实有如此之感情必至。

（二）

李渔在《闲情偶寄·填词余论》一文中又说：“自有《西厢》以迄于今，四百余载推《西厢》为填词第一者，不知几千、万人，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，独出一金圣叹。是作《西厢》者之心，四

百余年未死，而今死矣。不特作《西厢》者心死，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，无不死矣！”

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于13世纪后半叶写出不朽之作《西厢记》，直到17世纪后半叶金圣叹批评此书时止，人类历史凿凿实地历经了四百余年，在其间，乃至在其后，批评《西厢记》者不下数十人，乃至上百人，其中的大家，诸如李卓吾、王世贞、陈眉公、徐渭、王骥德、凌蒙初、毛西河、徐士范、陈继儒、闵遇五等人，也亦不胜枚举，然无有一人能够出于金圣叹之上者，是以各大家之批评本逐渐淹没冷落，而在清朝二百多年的时间里，书坊上刊刻的、市上传播最广的，皆为金圣叹所评注之《西厢记》。

金圣叹所评的《西厢记》之所以能够超过百家、跨越百代，独占文学批评史的鳌头，独攀《西厢》研究的龙颈麟角，独得《西厢》妙文的奥妙所在，并让当时的天下万千人、百年之后的万千人都能领悟到《西厢》之所以为天下填词者之第一人者，他的标新领异之处，他的难能可贵之处，就在于他不同于以往的各批评家、各评论家，那些人大多下功夫于词语字句的训诂与曲文的释义阐发上，致力于曲文中所涉及的典籍与故实的解证与笺注上；而金圣叹的批评则完全突破了这种诠释笺注的范围，而是将自己置身于原著的典型环境与典型的故事情节之中，将自己的感情与原作者的情感进行沟通与交流，设身处地地揣摩作者在面临某一题目、某一情节时进行构思的苦心孤诣过程，体验作者塑造典型性格的筹措艰难。他好像是在与作者直接对话，直接地换位思维，他几乎跟作者本人一样，能够感受到当时是在何处激活了灵性，何处迸发出灵感；在什么时候睁开了灵眼，觑见到了艺术典型的光华夺目的金身，当时又是怎么不失时机地将此转瞬即逝的灵象捉住。而且，他还能够将这些艺术创作上的感受，文章作法上的巧妙处理，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，让后学者不仅同样地感受到作者创作时的亲身感受，而且使他们能够从中悟得到写作此一妙文的窍门，掌握到文学创造的一般规律。

简而言之，他把过去人们看不到的东西，都让人看到了；感受不到的东西，都让人感受到了；把握不到的东西，都把握到了。因此李渔才说，数百年来，千万人只觉得《西厢记》好，“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，独出一金圣叹”。



金圣叹在《西厢记·读法》中也说：“仆幼年最恨‘鸳鸯绣出从君看，不把金针度与人’之二句，谓此必是贫汉自称，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计耳。若果知得金针，何妨与我略度。今日见《西厢记》，鸳鸯既已绣出，金针亦尽度，益信作彼语者，真是脱空谩语汉。”

他还引用了一段笑话，来说明愿以金针度人的本义。笑话中说，吕洞宾可怜一个贫汉供奉他的虔诚，便来到他的家中，用手指其家中之盆，倾刻化为金盆，问他喜欢吗？贫汉摇摇头。吕祖又用手指指院中之磨，倾刻之间化为金磨，问他喜欢吗？贫汉仍摇摇头。吕祖不解，乃问他：“那你到底要什么？”贫汉说：“我想要吕祖的手指头！”金圣叹说：“仆当时私谓此固戏论耳，若真是吕祖，必当便以指头与之。今此《西厢记》便是吕祖指头，得之者处处遍指，皆作黄金。”

他十分自信，认定他所批注的《西厢记》，便是吕洞宾的手指头。得此手指头者，便得了刺绣鸳鸯的金针，就得了做文章的妙法。

他在《西厢记》的批语中，结合着原作的每一句妙文妙语，每一段的巧妙安排，每一个动人情节的构思，每一个惟妙惟肖的性情的刻画，都指明了文章章法之所在，使后学者知道要效仿该当怎么个效仿法。例如在《寺警》一折中，莺莺见张生肯挺身寄书好友杜将军来解强人孙飞虎之围，老夫人满口应承事济之后将女儿嫁给张生，莺莺虽口里装作淡漠，而心中却暗含着喜悦，并处处为着张生护短，这岂非有点突然？金圣叹点拨说，事不突然，因在前面已经有多处做了伏笔，有了一定的铺垫。这些铺垫，就叫做“移堂就树之法”。他为此，做了形象的比喻与描绘说：

“文章有移堂就树之法。如长夏读书，已得爽垲，而堂后有树，更多嘉荫，今欲弃此树于堂后，诚不如移此树来堂前。然大树不可移而至前，则莫如新堂可以移而去后，不然，而树在堂后，非不堂是好堂，树亦好树，然而堂已无当于树，树尤无当于堂。今诚相厮便宜，而移堂就树，则树固不动而堂已多荫，此真天下之至便也。”“作者深悟文章旧有移就之法，因特地于未闻警前先作无限相关心语，写得张生已是莺莺心头之一滴血，喉头之一寸气，并心、并胆、并身、并命，殆至后文则只须顺手一点，便将前文无限心语隐隐然都借过来，此为后贤所宜善学者其一也。”

顺带提一句的是，在天下所有的文章中金圣叹是特别推崇《左传》

的，他认为，《庄子》《孟子》《史记》《国策》等优秀作品，皆都效法于《左传》，他在前边所讲移堂就树之法后面，紧接着又自作批语说《左传》的好处，就是常常采用这种“移堂就树”之法。因为《左传》是解释经书《春秋》的，为了解释经书上的一句话、一事件，它常常要在事件发生之前做好许多铺垫。金圣叹指出：“《左传》最多经前起传之文，正是此法也。”

又如，《西厢记》书中写莺莺是那樣的千金贵体，娇崇矜持，且上奉慈母，下凛师氏，其口中是断然说不出她爱张生的话来的。但若不说出来，恐怕直到终篇也没有这么一笔，这样的文章岂不欠缺火候，滋味不到。那么，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金圣叹说：

“作者深悟文章旧有渐度之法，而于闲闲然先写残春，然后闲闲然写有隔花之一人，然后闲闲然写到前后酬韵之事，至此却忽然收笔云，身为千金贵人，吾爱吾宝，岂须别人提备，然后又闲闲然‘独与那人兜的便亲’”。这一大篇文章，什么残春呀，隔花之人呀，都只为最后的“兜的便亲”的一句而来的。火候也就点到此处为止。一切都要闲闲地写，淡淡地写，这就叫做“月度回廊”之法。他细致地描写此法，说：“如仲春夜和，美人无眠，烧香卷帘，玲珑待月。其时初昏，月始东升，泠泠清光，则必自廊檐下度廊柱，又下度曲栏，然后渐渐度过间阶，然后度至琐窗，而后照美人。虽此多时，彼美人者，亦既久矣明明伫立，暗中略复少停其势，月亦必不能不来相照。然而月之必由廊而栏、而阶、而窗、而后美人者，乃正是未照美人以前之无限如遮如逼，如隐如跃，别样妙境。非此，即将极嫌此美人何故突然便在月下，为了无身分也。”

他最后告诉欲学文章之法的人说：“要知如此一篇美文，其意原来却只要写得此一句于前，以为后文张生忽然应募，莺莺惊心照眼作地。而法必闲闲渐写，不可一口便说者，盖是行文必然之次第，此为后贤所宜善学者又一也。”

再如，作者写《寺警》一折，开头一大段写的都是寺庙如何被贼围困，众人如何哀声叹气，愁眉苦脸，老夫人如何被逼临时许愿，张生如何感动奋笔疾草求救书信，莺莺如何喜忧参半，心中默默叨念等等，这样一来，行文便不免有些沉闷，有些淹笔滞墨。为了打破这种僵局，作者忽然想起作文中有“羯鼓解秽”之法，“因而放死笔，捉



活笔，斗然从他递书人身上凭空撰出一莽惠明，以发泄其半日笔尖呜咽咽之积闷。杜工部诗云：‘豫章翻风白日动，鲸鱼跋浪沧溟开。’又云：‘白摧朽骨龙虎死，黑入太阴雷雨垂。’便是此一副奇笔，便使通篇文字立地焕若神明。此为后贤所宜善学者又一也。”

这种“羯鼓解秽”法，也称之为“换笔”。金圣叹曾在《西厢记·读法》中指出，《西厢记》的妙处，皆在于懂得换笔；不懂得换笔，便决然写不出好文章来。他说：“盖不换笔，便道其不透脱；不换笔，便道其不雅驯也。何谓别发？一是停而不换笔，一是走而不换笔。盖停而不换笔，便有似于雅驯，而实非雅驯；走而不换笔，便有似于透脱，而实非透脱也。夫真雅驯者，必定透脱；夫真透脱者，必定雅驯。问谁则能之？曰《西厢记》能之。夫《西厢记》之所以能之，只是为能换笔也。”

(三)

金圣叹不仅参悟到文章之法，解透了《西厢记》的妙文妙笔的运用和巧夺天工的灵慧构思，他真就仿佛如同与作者一道，再次经历了一番当初的凝神默念于静室、驰骋遨游于无垠想象空间的创作过程，与作者一同经历了出神入化的苦苦追索、反复经营的茹苦含辛，以及灵眼忽见、豁然开朗时之喜悦心情；而且，他还以深悟儒家、道家、佛家经典后所形成的独特的、超凡脱俗的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，夹杂着个人对于天地、社会、人生、古今的抒怀，细致地剖析辨别与判定书中所阐发的事与理。

首先，也是他开篇就要抢先占领的一块前沿阵地，就是《西厢》是不是淫书的问题。他的敌手，一向对他的人品学识持反对观点的人着重攻击他的一点，即是诲淫、诲盗。批《水浒》，称他为诲盗，批《西厢》，便称他为诲淫。他的同郡文友归庄，在其所著的《诛邪鬼》中便明文指出金圣叹：“尝批评《水浒传》，名之曰‘第五才子书’，镂版精好，盛行于世，余见之曰：‘是倡乱之书也。’未几，又批评《西厢记》行世，名曰‘第六才子书’余见之曰：‘是诲淫之书也。’”

针对许多人放言谈金圣叹批书是为着诲淫诲盗，咒其死后定当下拔舌地狱之说，他在《西厢记·读法》之一开头，便直接了当地对面宣战说：“有人来说《西厢记》是淫书，此人后日定当堕拔舌地狱。”

他根据什么这样理直气壮地说《西厢记》不是淫书呢？最充分的理论依据便是：“《西厢记》不同小可，乃是天地妙文。”“《西厢记》断断不是淫书，断断是妙文！”在金圣叹的眼里，《西厢记》是天底下最奇最妙的文章，它与古代留传下来的那些绝世文章《左传》《庄子》《离骚》《史记》一样，都是旷古罕见的才子杰作。读《西厢记》，便如同读《庄子》《史记》一般，读到了一部美轮美奂、精湛无比的绝妙文章，而且只有用与读《庄子》《史记》同样手眼与同样心态，才能读得通。“如读《西厢记》，实是用读《庄子》《史记》手眼读得。便读《庄子》《史记》，亦只用读《西厢记》手眼读得。”

对于那些硬说《西厢记》是淫书的人，他也不肖与之争辩，一则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“文者见之谓之文，淫者见之谓之淫耳”；再则，有些人胡乱地跟着人瞎说《西厢记》是淫书的，实际上他本人并没有看过《西厢记》。至于那些看过《西厢记》还跟人瞎说是淫书的，不过是一些冬烘先生而已！同这些冬烘先生争辩，实在也没有那个必要。

应当说，《西厢记》与《玉娇梨》《好逑传》等纯言情小说略有不同的是，它在描述品貌才情与爱恋的缠绵悱恻之外，没有像后者那样，决然不谈床第之欢；而是于倾心爱恋与仰慕心情之外，还雅驯地约略地描绘到了床第之欢。但它完全不同于《金瓶梅》《肉蒲团》等淫荡小说，决无污秽、猥亵的笔墨。若以中间也谈及两性交合一事，便硬说它是淫书，金圣叹批驳曰：“人说《西厢记》是淫书，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。细思此一事，何日无之，何地无之？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，便废却天地耶？细思此身自何而来，便废却此身耶？”

他告诉读者，只须将《西厢记》当作一部妙文来细心地读，看看人家是怎样行文，怎样运笔，如何直行，如何曲笔，何处慢摇，何处飞渡，这才是最要紧的地方，“至于此一事，直须高阁起，不复道”，就可以了。他还自信地说，十四五岁的青少年，只有阅读他所批评的《西厢记》，才是读到了完全如同于《庄子》《史记》等同样好的文学作品，读到了化工天地的大好文章；如果看的是别本《西厢记》，没准儿还真地只在那两性交合、床第之欢处精心着意，把不是淫书的《西厢记》，读成淫书了。

实际上也真是这么个道理，不是他自诩善能指导子弟们阅读天下



才子书，做如此贯通融会的评点，而一任无知无识子弟偏走斜径，则何书无此一事？何书不是淫书？就是最严肃的《左传》《庄子》《离骚》等书中，也会偶尔及之此一事者。如果专心地只注意到“此一事”，《红楼梦》中还有贾宝玉初试云雨情、贾琏私通多姑娘的大段描写，不成《红楼梦》也是淫书了吗？

不过，金圣叹在认定《西厢记》决非淫书时，为着驳倒那些冬烘先生，他也借用了儒家的经典《诗经》，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。他说，如果只要提到“此一事”者便是淫书，那么，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便更是淫书了，他举例说：“《国风》之淫者不可以悉举，吾今独摘其尤者，曰：‘以尔车来，以我贿迁。’嘻，何其甚哉！则更有尤之尤者，曰：‘子不我思，岂无他人？’嘻，此岂复人口中之言哉！夫《国风》采于初周，则是三代之盛音也，又经先师仲尼氏之所删改，则是大圣人 之文笔也。而其语有如此，真将使后之学者奈之何措心也哉！”看他辨得如何的机智勇敢！他充分地利用了儒家的经典，又利用了孔子的无上权威，让那些冬烘先生无言答对。不怕他们再怎么咬舌下去？

再有，在《寺警》一折中提及到惠明和尚破除戒律吃酒肉一节，他同宋、明以来一些被称作为“狂禅”的放荡文人的意见是一致的，他称赞佛门大师六祖慧能“但食肉吃菜”，也称赞宋代著名禅师宗果“饮酒食肉不碍菩萨”的超脱。因此，他在惠明和尚唱过“肺腑内生心先解馋，有甚腌臢”之后，详加论述说：

“和尚言者是也。昔日世尊于涅槃场制诸比丘，不得食肉；若食肉者，断大慈悲。夫大慈悲止于不食肉而已乎？麋鹿食荐，牛马食料，蚯蚓食泥，蜩蟥食露，乃至蛄蜣食粪，皆不食肉，即皆得为大慈悲乎？吾见比丘，稗贩如来，垄断檀越，伪铺坛场，炫招女色，一切世间不如法事，无不毕造，但不食肉，斯真无碍大慈悲乎？夫世尊制不得食肉者，彼必有取尔也。昔我先师仲尼氏，释迦之同流也。其教人也，务孝弟，主忠信，如是云云，至于再三；独不教人不得食肉。亦以孝弟忠信之与不食肉，其急缓大小则有辨也。若食肉，即不得为孝弟忠信；但不食肉，即是孝弟忠信，则是仲尼有遗言也？今儒者修孝弟忠信于家，而食大享于朝；比丘分卫，日中一食于其城中，而广造大恶于其屏处，此其人之相去，虽三尺童子能说之也。今诸秃奴，乃方欲以己之不食肉，救拔我之食肉，此其无理可恨，真应唾之，骂之，打

之，杀之也！故曰，和尚言者是也！”

他敢于这样挺身出来冒犯世俗观念的尊严，应当说也是有相当的胆豪之气的。明代中叶的文学大家李卓吾便是因为行为放荡不羁：住在寺院读书而剃发留须，居佛堂而食狗肉，讲学时收女子为徒，写书信与寡妇论道等等，因有诸如此类的破俗行为，而被朝廷视为“思想异端”而给予囚禁下狱，最后自杀于狱中。金圣叹本人，在其乡人尤侗的文章《艮斋杂说》中，也是被说成是“穿凿经史，狂放不羁，每食狗肉登坛讲经”的人。看起来，他遭到归庄等人的痛诋，非要将他打落到拔舌地狱之中，也不是没有来由的。

此外，他对于《西厢记》中许多细末之事，也都辩解得洒脱独到，很耐人寻味。例如在《请宴》一折中写到书生出门时顾影自怜的穷酸相时，他也忍俊不止，做出揆情度理的分析说：“从来秀才天性与人不不同。何则？如，一闻请便出门，一也；既出门，反回转，二也；既回转，又立住，三也。虽圣叹亦不解，秀才何故必如此？然普天下秀才，则必如此。不但普天下秀才必如此，即圣叹不能免俗，想是亦必如此。”“若云去即去矣，来回何也？回即回矣，顾又何也？意者秀才性好修容，还要对镜抿发。为复酸丁不舍，米瓮自来封锁关盖。”看，他将秀才的禀赋天性，心理活动，捉摸得何等的深邃！

再如《前候》一折中，他在“这叫做，才子佳人信有之”一语后面，对于那些“开口文君，满篇子健”的众多言情小说作者，将书中人物一概都称之为才子佳人，做出尖刻的批评说：“犹言世上动云才子佳人，夫必如此两人（指张生与莺莺），方信真有才子佳人也。明是俊眼识取两人，明是恶口奚落天下。作者真乃举头天外，无有别人也。”“惟才子佳人，方肯下此三字耳；非才子佳人，虽至今亦终不肯下。何则？彼固以为无有此事耳！”

他又在《前候》一折中，当张生感谢红娘从中大力周旋，说要“多以金帛拜酬”时，金圣叹对施恩图报的人，与感恩图报之念，都不以为然地批注说：“夫人生在世，知已有托，生死以之，乃至不望感，岂惟不想报也！自世必欲以金帛奉酬劳苦，而于是遂使出死力效知己之人，一齐短气无语。嗟乎，以汉昭烈，犹有‘不才自取’之言矣！自非葛公，谁复自明也哉！”后面那个典故，是说刘备白帝城向诸葛亮托孤时说的话：“若嗣子可辅，则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为成



都之主。”葛公（即诸葛亮）是何等明智的人，他怎会自取呢？金圣叹又于红娘的一句话：“我图谋你东西来到此”的话后面，感慨良深地批注道：“此九字虽出红娘口，然我乃欲为之痛哭！”可见，他对施恩不望报的那种高尚品德，是何等地看重！

（四）

金圣叹批评《西厢记》的笔触，并不拘囿在对原著的就文论文与就事论事上，而是在随着与作者一道再经历一番创作的辛酸苦辣过程中，随时随地地道出自己的创作体会，随时随地地猜度出作者的创作灵感，并进一步地随文联想，借题发挥，写出许多意味隽永、妙笔生花的随感随想录来。这些随感随想录，有一些虽然看似游离于本题之外，而实则仍与本题攸切相关，血肉相联，而不过是换了一个题目，换了一种笔法，换了一个思路，从另外一个侧面、另外一个角度来阐发本题的。这样，它就使得金圣叹所批的《第六才子书西厢记》成了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复合体，即除了文学作品的《西厢记》本文，还有文学作品的金圣叹批评文章。而且这两种文章放在一起，又是那样的珠联璧和，相得益彰。它正好似一蚌双珠，一枝双秀。因此上，金批《西厢记》不仅在文学评论的高度上居峰攀顶；而且，也开创了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种新的形式。这种形式，可以简约地称作为“心得体会体”。这种形式的评论文字，在古代即有，如欧阳修所写的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《五代史宦者传论》与王安石所写的《读孟尝君传》等等；而不过那些评论文字偏短，偏散，不像金圣叹的长篇大论都集中在一部书上。

正像欧阳修的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与《五代史宦者传论》，每一论皆都可以独立成章，独立成篇，是至今仍然在广泛流传的脍炙人口的绝妙好文章一样；金圣叹批评《西厢记》中的许多段落，也皆可以独立成章，独立成篇，且其立意之清新独到，文笔之潇洒飘逸，至今读来仍然是脍炙人口的绝妙好文章。

譬如，在《拷艳》一折的开篇，他见到红娘在老夫人面前有那许多快人快事，快言快语，便觉得世间一切快意之事，皆莫如《拷艳》一篇隽永洒脱，在欢畅忻悦之余，禁不住由感而发地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三十三则《不亦快哉》来，曾被当代文学大师林语堂所称道，并模

仿其体例写了“快事二十四条”（参见林氏所著《生活的艺术》）。金圣叹的这段批文如下：

昔与斫山同客共住，霖雨十日，对床无聊，因约赌说快事以破积闷。至今相距既二十年，亦都不自记忆。偶因读《西厢》至《拷艳》一篇，见红娘口中作如许快文，恨当时何不检取共读，何积闷之不破？于是反自追索，犹忆得数则，附之左方，并不能辨何句是斫山语，何句是圣叹语矣。

其一：夏七月，赤日停天，亦无风，亦无云。前后庭赫然如洪炉，无一鸟敢来飞。汗出遍身，纵横成渠，置饭于前，不可得吃。呼簟欲卧地上，则地湿如膏，苍蝇又来，缘头附鼻，驱之不去。正莫可如何，忽然大黑，车轴疾澍，澍湃之声如数百万金鼓，檐溜浩于瀑布，身汗顿收，地燥如扫，苍蝇尽去，饭便得吃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十年别友，抵暮忽至。开门一揖毕，不及问其船来陆来，并不及命其坐床坐榻，便自疾趋入内，卓辞叩内子：“君岂有斗酒，如东坡妇乎？”内子欣然拔金簪相付，计之可作三日供也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空斋独坐，正思夜来床头鼠耗可恼，不知其戛戛者是损我何器，嗤嗤者是裂我何书。中心回惑，其理莫措。忽见一俊猫注目摇尾，似有所睹，敛声屏息，少复待之，则疾趋如风，吱然一声，而此物竟去矣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于书斋前拔去垂丝海棠、紫荆等树，多种芭蕉一二十本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春夜与诸豪士快饮至半醉，住本难住，进则难进。旁一解意童子忽送大纸炮可十余枚，便自起身出席，取火放之。硫黄之香自鼻入脑，通身怡然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街行见两措大执争一理，既皆目裂颈赤，如不戴天。而又高拱手，低曲腰，满口仍用“者也之乎”等字。其语刺刺，势将连年不休。忽有壮夫掉臂行来，振威从中一喝而解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子弟背诵书，烂熟如瓶中泻水，不亦快哉！



其一：饭后无事，入市闲行，见有小物，戏复买之。买亦已成矣，所差者至鲜，而市儿苦争，必不相饶。便掏袖中一件，其轻重与前直相上下者，掷而与之。市儿忽改笑容，拱手连称不敢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饭后无事，翻倒蔽筐，则见新旧逋欠文契不下数十百通，其人或存或亡，总之无有还理。背人取火，拉杂烧净，仰看高天萧然无云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夏月科头赤脚，自持凉伞遮日，看壮夫唱吴歌，踏桔槔。水一时喷涌而上，譬如翻银滚雪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朝眠初觉，似闻家人叹息之声，言某人夜来已死。急呼而讯之，正是一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夏月早起，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重阴匝月，如醉如病，朝眠不起，忽闻众鸟毕作弄晴之声。急引手褰帷，推窗视之，日光晶荧，林木如洗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夜来似闻某人素心，明日试往看之，入其门，窥其闺，见所谓某人，方据案面南看一文书。顾客人来，默然一揖，便拉袖命坐曰：“君既来，可亦试看此书。”相与欢笑，日影尽去。既已自饥，徐问客曰：“君亦饥耶？”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本不欲造屋，偶得闲钱，试造一屋。自此日为始，需木，需石，需瓦，需砖，需灰，需钉，无晨无夕不来聒于两耳，乃至罗雀掘鼠，无非为屋校计，而又都不得屋住。既已安之如命矣，忽然一日屋竟落成，刷墙扫地，糊窗挂画。一切匠作出门毕去，同人乃来分榻列坐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冬夜饮酒，转复寒甚，推窗试看，雪大如手，已积三四寸矣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，切绿沉西瓜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久欲为比丘，苦不得公然吃肉。若许为比丘，又得公然吃肉，则夏月以热汤快刀净刮头发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存得三四癩疮于私处，时呼热汤，关门澡之，不

亦快哉！

其一：篋中无意忽检得故人手迹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寒士来借银，谓不可启齿，于是唯唯亦说他事。我窥见其苦意，拉向无人处，问所需多少，急趋入内，如数给与。然后，问其必当速归料理是事耶，为尚得少留其饮酒耶？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坐小船，遇利风，苦不得张帆，一快其心。忽逢扁舸疾行如风，试伸挽钩，聊复挽之。不意挽之便着，因取缆，缆向其尾。口中高吟老杜：“青惜峰峦，黄知橘柚”之句，极大笑乐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久欲觅别居，与友人共住，而苦无善地。忽一人传来云，有屋不多，可十余间，而门临大河，嘉树葱然。便与此人共吃饭毕，试走看之，都未知屋如何，入门先见空地一片，大可六七亩许，异日瓜菜不足复虑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久客得归，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佳磁既损，必无完理，反覆多看，徒乱人意。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，永不更令到眼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身非圣人，安能无过。夜来不觉私作一事，早起怍怍实不自安，忽然想得佛家有布萨之法，不自覆藏，便成忏悔。因明对生熟从客，快然自陈其失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看人作擘窠大书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推纸窗放蜂出去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作县官，每日打鼓退堂时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看人风筝断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看野烧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还债毕，不亦快哉！

其一：读《虬髯客传》，不亦快哉！

看他短短的一段文字，便将一个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之人生理念、处世哲学、生活态度、价值取向及其不同寻常的兴奋点，都痛快淋漓地表述出来，让看过此文的人亦顿时清爽脱俗，像夏日闷热之



中洗了一个凉水澡，亦跟着连声赞唱“不亦快哉”，甚而更进一步搜索记忆，也在捉摸自己一生中有过哪些不亦快哉的事，会心会意地品味当时的痛快感受，该有何等的惬意！

再如《闹斋》一折，讲述了张生三次会见莺莺之面时的情形。前两次，则是在春院瞥见和在墙角遥见，实则都没有看得见；今则借得隆重道场机会，才真正见到了莺莺闭月羞花的面容，这才是切切实实的真见。而前两次并不真切的瞥见与遥见，都是为着铺垫今日之真见。但是，就是在瞥见、遥见之中，已经产生了张生今日当面立时产生的“我是个多愁多病身，怎当你倾国倾城貌”的感受。为着说清这个道理，金圣叹又换了个题目，以观庐山真面目作题来阐明这番道理。这篇借题发挥的文章，亦写得非常的生动活泼，空灵奇俏。其文曰：

吾友斫山先生尝谓吾言：匡庐真天下之奇也。江行连日，初不在意，忽然于怀空中劈插翠嶂，平分其中，倒挂足练，舟人惊告，此即所谓庐山也者，而殊未得至庐山也。更行两日，而渐乃不见，则反已至庐山矣。吾闻而甚乐之，便欲往看之，而迁延未得也。盖贫无行资，一也；苦到彼中无东道主人，二也；又贱性懒散，略闲坐便复是一年，三也。然中心则殊无一日曾置不念，以至夜必形诸梦寐，常不一日二日，必梦见江行如驶，仰观青芙蓉上摇空中，一一如斫山言。寤而自觉，遍身皆畅然焉。后适有人自西江来，把袖急叩之，则曰：“无有是也。”吾怒曰：“伧固不解也。”后又有人自西江来，又把袖急叩之，又曰：“无有是也。”吾又怒曰：“此又一伧也。”既而人苟自西江来，皆叩之，则言然、不然各半焉。吾疑后问斫山，斫山哑然失笑，言：“吾亦未当亲见。昔者多有人自西江来，或言如是云，或亦言不如是云。然吾于言如是者，即信之；言不如是者，置不足道焉。何则？夫使庐山而诚如是，则是吾之信其人之言为真不虚也；设苟庐山而不如是，则是天地之过也。诚以天地之大力，天地之大慧，天地之大学问，天地之大游戏，即亦何难设此一奇以乐我后人，而顾吝不出此乎哉！”吾闻而又乐之，中心忻忻，直至于今，不惟夜必梦之，盖日亦往往遇之。何谓日亦往往遇之？